

中国古典文学精华丛书



#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精华

杨贺松 选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中国古典文学精粹丛书

#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精华

杨贺松 选注

封面设计：古 干  
责任编辑：宋 红

**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精华**  
*Gudai Baihua Duanpian Xiaoshuo Jinghua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字数142,000 开本787×940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8  $\frac{1}{2}$  插页2

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,660

ISBN 7-02-001192-6/I·1108 定价3.80元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古典文学，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串瑰丽的珠玑，也是世界文化园地中一枝鲜艳的奇葩。

中国文学，源远流长，在其发展过程中，内容不断扩大，形式也不断创新，自《诗经》、楚辞、先秦散文而后，有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又有明清戏剧、小说，即所谓“时运交移，质文代变”，名家辈出，著作如林。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，我们撷取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名篇佳什，编成这套“中国古典文学精华丛书”，并与台湾锦绣文化企业文库出版社合作，同时出版，以飨海内外读者。

本丛书共二十种，系面向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普及读物。选题设计以文体为纲，以时代为序，纵横交错，由文学史和文体史织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知识网。读者可以一开眼界，增广知识。作品选目则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历代各种文体中的精华，其思想艺术，都达到较高水平；选注者又在注释和评析文字中，揭示其佳趣妙旨。读者可以披文揽胜，尽情欣

赏。选题选目的确定，不只顾及历史上的文学现象，而且注意到当代的生活实际，尽可能为当代人写诗作文提供范本，也尽可能为当代人的文化生活提供借鉴。读者可以受到启示，灵活运用。总之，知识性、欣赏性和实用性，是本丛书的三大编辑要旨。

普及中国古典文学，在国门开放，面向世界的今天，无论在国内，或者在国外，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。然而这种普及工作，目前仍有相当大的难度，本丛书的编辑出版，是一种尝试性的开拓，不足之处乃至欠妥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敬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九〇年八月

## 前　　言

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两大系统：一是文言小说，一是白话小说。这两类小说的题材和内容虽然有些相通的地方，但其渊源、语言、体制、风格以及作者和读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别。文言小说源自古代神话和史传文学，运用文言写成，篇幅较短，主要是表现士大夫文人的思想和趣味，作者和读者都是有较高修养的士大夫。白话小说源自唐代开始的市井伎艺，用白话写成，篇幅较长，主要是表现市民的思想和趣味。早期的作者多是浪迹市井的知识分子，作品主要是供一般市民欣赏娱乐的。

文言小说兴起较早，早在魏晋南北朝已经初具规模，而且出现了大量作品。唐代传奇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。宋元时期一方面是小说的衰落，另一方面是话本小说的兴盛。这时手工业和商业发达，商品经济繁荣，市民阶层壮大。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，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游艺场所，叫“瓦舍”或“瓦子”。“说话”就是瓦舍伎艺中受

人欢迎的一种。“话”是故事的意思，“说话”就是说故事。“话本”就是说话艺人的底本。话本的篇幅比较短，一次可以说完，也可以分成几回来说。一回的末尾用“正是”二字引出两句诗来。这是说话艺人为了向听众收钱而造成的停顿。在正文之前有时先说一个小故事作为引子，这小故事叫“头回”。有的话本以诗词或小故事开头，渐渐引出正文，叫“入话”。话本中间往往穿插诗词、赋赞。话本的结尾一般是一首七言绝句。也有点明题目的，或加几句评论的。话本的风格通俗、生动、诙谐，这都是适应市民的趣味而形成的。话本的题材十分广泛，有的采自前代文言小说，加以扩充敷演，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，社会新闻就是一个重要的题材来源。当时的人曾把它们分为几大类：灵怪（精怪故事）、烟粉（妇女故事）、传奇（爱情故事）、公案（审案、侦察故事）、扑刀杆棒（英雄好汉故事）、妖术、神仙，以及发迹变泰（获得功名富贵的故事）、铁骑儿（战争故事）。

宋元话本当时的数量肯定不少，但保存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了，主要见于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这两部书中。

明代中叶以后，一些文人开始模仿宋元话本，写了不少作品。明代天启年间冯梦龙广泛搜集宋元

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，编辑了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这三部书，合称“三言”。明代崇祯年间凌濛初编写了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合称“二拍”。“三言”共一百二十篇，“二拍”各四十卷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主要就见于这些书里。

在古代白话小说里，除了以上所说的外，还有一种章回小说，长篇、白话、分回。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等。

本书所选作品，限于短篇白话小说的范围。有的选自宋元话本，有的选自明代的拟话本，都是公认的名篇佳作。这些作品虽然是用白话写成的，但大量采用当时的口语、俚语，和今天的白话有不少差异。如想完全读懂，并不十分容易。为了帮助读者阅读，作了若干注释。每篇之后，又加了简要的评介。白话小说的注释看似容易，其实不然。本书的注释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，敬希读者指教。

杨 贺 松

一九八八年六月

## 目 录

前言 .....	(1)
碾玉观音 .....	(1)
快嘴李翠莲记 .....	(23)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.....	(46)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.....	(66)
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.....	(85)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.....	(130)
卖油郎独占花魁 .....	(159)
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.....	(220)
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.....	(247)

# 碾玉观音<sup>[1]</sup>

## 上

山色晴岚景物佳<sup>[2]</sup>，暖烘回雁起平沙。  
东郊渐觉花供眼，南陌依稀草吐芽。  
堤上柳，未藏鸦；寻芳趁步到山家。  
陇头几树红梅落，红杏枝头未着花。

这首《鹧鸪天》说孟春景致<sup>[3]</sup>，原来又不如《仲春词》做得好<sup>[4]</sup>：

每日青楼醉梦中<sup>[5]</sup>，不知城外又春浓。  
杏花初落疏疏雨，杨柳轻摇淡淡风。

浮画舫，跃青骢，小桥门外绿阴笼。  
行人不入神仙地，人在珠帘第几重？

这首词说仲春景致，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着《季春词》又好<sup>[6]</sup>：

先自春光似酒浓，时听燕语透帘栊。  
小桥杨柳飘香絮，山寺绯桃散落红。

莺渐老，蝶西东，春归难觅恨无穷。  
侵阶草色迷朝雨，满地梨花逐晓风。

这三首词，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

片风吹下地来；原来这春归去，是东风断送的<sup>[7]</sup>；有诗道：

春日春风有时好，春日春风有时恶。  
不得春风花不开，花开又被风吹落。

苏东坡道<sup>[8]</sup>：“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，是春雨断送春归去。”有诗道：

雨前初见花间蕊，雨后全无叶底花。  
蜂蝶纷纷过墙去，却疑春色在邻家<sup>[9]</sup>。

秦少游道<sup>[10]</sup>：“也不干风事，也不干雨事，是柳絮飘将春色去。”有诗道：

三月柳花轻复散，飘扬淡荡送春归。  
此花本是无情物，一向东飞一向西<sup>[11]</sup>。

邵尧夫道<sup>[12]</sup>：“也不干柳絮事，是胡蝶采将春色去。”有诗道：

花正开时当三月，胡蝶飞来忙劫劫。  
采将春色向天涯，行人路上添凄切。

曾两府道<sup>[13]</sup>：“也不干胡蝶事，是黄莺啼得春归去。”有诗道：

花正开时艳正浓，春宵何事老芳丛？  
黄鹂啼得春归去，无限园林转首空。

朱希真道<sup>[14]</sup>：“也不干黄莺事，是杜鹃啼

得春归去。”有诗道：

杜鹃叫得春归去，吻边啼血尚犹存。庭院日长空悄悄，教人生怕到黄昏。

苏小小道<sup>[15]</sup>：“都不干这几件事，是燕子衔将春色去。”有《蝶恋花》词为证：

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开花落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，纱窗几阵黄梅雨。  
斜插犀梳云半吐，檀板轻敲，唱彻《黄金缕》。歌罢彩云无觅处，梦回明月生南浦<sup>[16]</sup>。

王岩叟道<sup>[17]</sup>：“也不干风事，也不干雨事，也不干柳絮事，也不干蝴蝶事，也不干黄莺事，也不干杜鹃事，也不干燕子事；是九十日春光已过，春归去。”曾有诗道：

怨风怨雨两俱非，风雨不来春亦归。腮边红褪青梅小<sup>[18]</sup>，口角黄消乳燕飞。蜀魄健啼花影去<sup>[19]</sup>，吴蚕强食柘桑稀<sup>[20]</sup>。直恼春归无觅处，江湖辜负一蓑衣<sup>[21]</sup>！

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？绍兴年间<sup>[22]</sup>，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<sup>[23]</sup>，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<sup>[24]</sup>。当时怕春归去，将带着许多钩眷游春<sup>[25]</sup>。至晚回家，来到钱塘门

里，车桥前面。钩眷轿子过了，后面是郡王轿子到来。只听得桥下裱褙铺里一个人叫道<sup>[26]</sup>：“我儿出来看郡王！”当时郡王在轿里看见，叫帮总虞候道<sup>[27]</sup>：“我从前要寻这个人，今日却在这里！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这个入人府中来。”当时虞候声诺<sup>[28]</sup>，来寻这个看郡王的人，是甚色目人<sup>[29]</sup>？正是：

尘随车马何年尽？情系人心早晚休。

只见车桥下一个人家，门前出着一面招牌，写着“璩家装裱古今书画”<sup>[30]</sup>。铺里一个老儿，引着一个女儿，生得如何？

云鬓轻笼蝉翼<sup>[31]</sup>，蛾眉淡拂春山<sup>[32]</sup>。朱唇缀一颗樱桃，皓齿排两行碎玉。莲步半折小弓弓<sup>[33]</sup>，莺啭一声娇滴滴。

便是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。虞候即时来他家对门一个茶坊里坐定，婆婆把茶点来，虞候道：“启请婆婆，过对门裱褙铺里，请璩大夫来说话”<sup>[34]</sup>。婆婆便去请到来。两个相揖了就坐，璩待诏问：“府干有何见谕”<sup>[35]</sup>？虞候道：“无甚事，闲问则个”<sup>[36]</sup>。适来叫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<sup>[37]</sup>，是令爱么”<sup>[38]</sup>？待诏道：“正是拙

女，止有三口。”虞候又问：“小娘子贵庚<sup>[39]</sup>？”待诏应道：“一十八岁。”再问：“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却是趋奉官员<sup>[40]</sup>？”待诏道：“老拙家寒<sup>[41]</sup>，那讨钱来嫁人？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。”虞候道：“小娘子有本事事？”待诏说出女孩儿一件本事来，有词寄《眼儿媚》为证：

深闺小院日初长，娇女绮罗裳。不做东君造化<sup>[42]</sup>，金针刺绣群芳。  
斜枝嫩叶包开蕊<sup>[43]</sup>，唯只欠馨香。曾向园林深处，引教蝶乱蜂狂。

原来这女儿会绣作。虞候道：“适来郡王在轿里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<sup>[44]</sup>。府中正要寻一个绣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献与郡王？”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，到明日写一纸献状<sup>[45]</sup>，献来府中。郡王给与身价，因此取名秀秀养娘<sup>[46]</sup>。

不然一日，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，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。郡王看了欢喜道：“主上赐与我团花战袍，却寻甚么奇巧的物事献与官家<sup>[47]</sup>？”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，即时叫将门下碾玉待诏道：“这块玉堪做甚么<sup>[48]</sup>？”内中一个道：“好做一副劝

又不曾泻烛浇油，直恁的烟飞火猛<sup>[64]</sup>！

崔待诏望见了，急忙道：“在我本府前不远！”奔到府中看时，已搬掣得罄尽<sup>[65]</sup>，静悄悄地无一个人。崔待诏既不见人，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，自言自语，与崔宁打个胸厮撞<sup>[66]</sup>。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，倒退两步，低声唱个喏<sup>[67]</sup>。原来郡王当日尝对崔宁许道：“待秀秀满日<sup>[68]</sup>，把来嫁与你。”这些众人都撺掇道：“好对夫妻！”崔宁拜谢了，不则一番。崔宁是个单身，却也痴心；秀秀见恁地个后生，却也指望。当日有这遗漏，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<sup>[69]</sup>，从左廊下出来，撞见崔宁，便道：“崔大夫！我出来得迟了，府中养娘，各自四散，管顾不得。你如今没奈何，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。”

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桥。秀秀道：“崔大夫！我脚疼了，走不得。”崔宁指着前面道：“更行几步，那里便是崔宁住处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脚，却也不妨。”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“我肚里饥，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。我受了些惊，得杯酒吃更好。”当时崔宁买将酒来，三杯两盏，正是：

三杯竹叶穿心过<sup>[70]</sup>，两朵桃花上脸来。

道不得个“春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”。秀秀道：“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，把我许你，你兀自拜谢。你记得也不记得？”崔宁叉着手，只应得喏。秀秀道：“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：‘好对夫妻！’你怎地到忘了？”崔宁又则应得喏。秀秀道：“比似只管等待<sup>[71]</sup>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？不知你意下何如？”崔宁道：“岂敢！”秀秀道：“你知道不敢，我叫将起来，教坏了你。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里去说！”崔宁道：“告小娘子：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；只一件，这里住不得了。要好趁这个遗漏，人乱时，今夜就走开去，方才使得。”秀秀道：“我既和你做夫妻，凭你行。”当夜做了夫妻。

四更已后，各带着随身金银物件出门。离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迤逦来到衡州<sup>[72]</sup>。崔宁道：“这里是五路总头<sup>[73]</sup>，是打那条路去好？不若取信州路上去<sup>[74]</sup>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几个相识，怕那里安得身。”即时取路到信州。住了几日，崔宁道：“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来，若说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

来追捉，不当稳便。不若到信州，再往别处去。”两个又起身上路，~~各取~~<sup>〔75〕</sup>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却是走得远了。就潭州市里，讨间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写着“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”。崔宁便对秀秀道：“这里离行在有二千余里了，料得无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长久夫妻。”潭州也有几个寄居官员，见崔宁是行在待诏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<sup>〔76〕</sup>。崔宁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，有曾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当夜失火，不见了一个养娘，出赏钱寻了几日，不知下落。也不知道崔宁将他走了，见在潭州住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开门，见两个着皂衫的，一似虞候、府干打扮，入来铺里坐地<sup>〔77〕</sup>，问道：“本官听得说有个行在崔待诏，教请过来做生活。”崔宁分付了家中，随这两个人到湘潭县路上来。便将崔宁到宅里，相见官人，承揽了玉作生活。回路归家，正行间，只见一个汉子，头上带个竹丝笠儿，穿着一领白缎子两上领布衫，青白行缠扎着裤子口<sup>〔78〕</sup>，着一双多耳麻鞋，挑着一个高肩担儿；正面来，把崔宁看了一看。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，这个人却见崔